



Our Tragic Universe
Scarlett Thomas

我们 悲惨的 宇宙

[英] 斯嘉丽·托马斯 著
金玲 译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Our Tragic Universe
Scarlett Thomas

我们 悲惨的 宇宙

[英] 斯嘉丽·托马斯 著
金玲 译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悲惨的宇宙 / (英) 托马斯 (Thomas, S.) 著;
金玲译. —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2.12

书名原文: Our Tragic Universe

ISBN 978-7-5624-6999-5

I. ①我… II. ①托… ②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
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50658号



我们悲惨的宇宙 women beican de yuzhou

[英] 斯嘉丽·托马斯 著

金玲 译

特约策划 赖天成

责任编辑 陈冬梅

装帧设计 尚燕平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邓晓益

社址 (401331)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网址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40 1/32 印张: 12.5 字数: 280千

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6999-5 定价: 36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

北京楚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

Our Tragic Universe

Copyright © 2010 by Scarlett Thomas

Copyright licensed by Canongate Books Ltd.
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berg Associate International Limited

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© 2012 by Chu Chen Books

A division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Co., Ltd.

版贸核渝字（2011）第18号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[第一部]

组织一场假抢劫。确保你的武器不会伤人，带上最值得信赖的人质，不要令任何人的生命受到威胁（否则你就会变成罪犯）。提出赎金要求，尽可能制造出最大的骚动——总之，尽量做得“逼真”，这样就可以检验保安机关面对完美拟仿物的反应。但你不会成功：人造符号的网络将不可避免地与现实元素混杂在一起（警察会真的向目标开枪；银行客户会吓得心脏病突发而身亡；别人会真的付给你赎金）。简而言之，你会无意中突然发现，自己又一次进入了真实的情境，而其功能之一就是要吞噬一切拟仿的企图，把一切都还原成某种真实……

——让·鲍德里亚《拟仿物与拟像》

莉比发来短信的时候我正在阅读一本关于如何活过世界末日的书。她说，你能在十五分钟内赶到河堤吗？出大事了！这是二月初的一个寒冷周日，我几乎一整天都缩在床上。我住的达特茅斯的小屋潮湿破旧。奥斯卡，我投稿报纸的文学编辑，寄来了凯尔西·纽曼的《永生的科学》，让我写书评。随书寄来的，还有一张纸条，写着奉承的话。那些日子我非常缺钱，所以什么活儿都接。情况其实也没那么糟：在科学书评界我已经逐渐树立起了一定的名声，因此奥斯卡总是把最好的书给我。我的男友克里斯托弗在世界遗产遗址做无偿志愿者，所以我必须独自负担全部的房租。我从不放过任何工作机会。虽然，对于凯尔西·纽曼这本书，和他挨过时间的末点这个概念，我还不知道能说点什么。

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我已经幸存于各种时间的末点之外：截稿日期，银行的透支额度和银行经理的最后通牒。我赶稿子赚钱，但不一定拿去还款。那个冬天，我只到佩恩顿一个收费高昂、拒绝提问的地方兑现支票，然后到邮局用现金交水电费。但你能要求什么？我根本不是知名大作家，尽管我仍未放弃这个目标。每当有白色信封从银行寄来，克里斯托弗就会把它搁在我二楼书桌上的那沓信件上。但我一封也没有打开过。电话余额不多，我没给莉比回短信；不过我还是放下了书，从床上站起来，换上运动鞋。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，我曾发誓绝不在周日晚上离开达特茅斯。但我无法拒绝莉比。

灰蒙蒙的下午像只受了惊的土鳖虫般被夜晚吞没。还有五十页《永生的科学》要读，明天就是截稿日期。如果我想让文章在周日见报，就必须马上看完书并寄出书评。不然就得拖到下周，而我

也将一个月没有收入。克里斯托弗正在楼下的沙发上锯再生木块，打算做个工具箱。我们没有花园，他只能在院子里干活，院子由混凝土建成，狭小封闭，围墙很高。青蛙及其他的各种小动物时常如从天而降般神奇地出现在院子里。走进客厅，我发现到处都是木屑，但我没出声。我的吉他倚在壁炉旁。克里斯托弗每拉动一次锯子，振动就在房间里穿梭，吉他的E弦也一并振动起来，发出细微的声响，低沉忧伤而又绵绵不绝。克里斯托弗锯得很认真：他的弟弟乔什昨天过来吃了午饭，显然他还没能缓过来。乔什觉得谈论母亲的去世有抚慰作用；但克里斯托弗并不苟同。乔什为父亲正和一个二十五岁的服务生约会而感到高兴；可克里斯托弗觉得那非常恶心。可能当时该由我来结束那场谈话，但我正在犯愁：那本要评论的书我一眼都没看，甚至都不知道是怎样的一本书；桌上的面包快吃完了，而那是我们仅剩的一些。况且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结束那样的谈话。

有时，我会在下楼的时候想着要说点儿什么，然后想象克里斯托弗的反应，通常我最终会沉默不语，但这次我开口了：“你猜怎么着？”克里斯托弗仍发疯一样地锯着木头，仿佛那是乔什的头，或者可能是米莉的头，然后他说：“亲爱的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你这样说话了。”我道了歉，他让我帮他拿住一块木块，我说得出门遛狗了。

“她太久没出门了，”我说，“天都快黑了。”

贝丝正在过道上的一块牛皮垫上滚来滚去。

“我以为今天下午你已经遛过她了。”克里斯托弗说。

我套上防风衣，戴上红色羊毛围巾，一言不发就出门了；我听

见克里斯托弗把一盒钉子散落在地上，但我没回头，虽然我知道应该回头。

* * *

如何活过世界末日？答案很简单。当宇宙衰老脆弱到终将崩溃时，人类就可以随意处置它了。人类将有上亿年的时间来学习，不会有女舍监来阻止他们，没有自由大报，也没有忧伤的圣歌。到时，只需要把那些衰老的星球一个一个用轮椅推到宇宙的一边；当你处理这一个星球时，下一个正在另一个星系里可悲地尿湿裤子。所有的这一切都等待着最后一击：所有事物都转变为别的形状，宇宙开始它美妙的崩溃，它喘着粗气流着汗，直到所有的生命都被抛出去，直到所有的物质被挤压成一点并最终消失殆尽。在毁灭前的最后时刻，宇宙发出微弱的喘息和高潮的呻吟，所有的黏液、脓水、腐臭的汁液都将转变为纯粹的能量。在那一瞬间，那能量可以为所欲为。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费心尝试向克里斯托弗解释这一切。有一次，他拒绝接受空间的多维性，把我给急哭了。另一次，我画了一张示意图来证明毕达哥拉斯定理，他却连看都不想看，我们大吵了一架。在克里斯托弗看来，我评论的书都“太费脑子了，宝贝”。真不知道他会怎么看我手上这本，它能把你的脑子完全搞乱。

凯尔西·纽曼认为，宇宙是一部计算机，到了某一个瞬间，它的密度会变得非常高，它也将因此拥有强大的能量，可以计算出所有的一切。那为什么不干脆编一个程序来模拟出一个新宇宙，一个永恒的、让所有人从此幸福快乐的宇宙？这个瞬间被称为欧米

伽点，它的力量能容纳万物，因此它很像上帝。但它又不同于上帝，因为它靠一种被称为能源的能量运作。在宇宙即将崩溃的时候，没有人要去作一首关于宇宙毁灭的诗，或是去做最后一次爱，也没有人会四处乱逛、飘飘欲仙或无精打采，一边静静等着被毁灭，一边想象彼岸那不可言喻的美景。所有人都将各就各位，为了一个终极目标：存活。仅仅通过物理知识和自己的双手，人类将构建出欧米伽点。欧米伽点拥有无穷的能量，它可以，并且基于千万种理由也一定会，让所有人复活——对，甚至包括你，已经死了上亿年的你——这能量泽被苍生，它会创造出完美的天堂。在宇宙结束的时候，什么都可能发生，除了一件事。

你将不会死去，永远不会。

奥斯卡一般不会寄这样的书给我。我们做大众科学，虽然会挑古怪一点儿的，但我们的底线是新世纪类。这本书属于新世纪类吗？很难说。介绍上说纽曼是纽约一位备受尊敬的精神分析学家，他曾给总统当过顾问，但没说明是哪一任总统。受知名物理学家法兰克·迪普勒的启发，纽曼开始着手写这本书。欧米伽点的说法是法兰克·迪普勒最先提出的，他做了所有必要的计算，证明了一旦那种能量被激活，你、我——所有曾经活着的人们，所有可能存在却没能活过的人们——都能在时间的末点复活。死亡将只是一段小憩，从死亡到在永生中醒来，你不会意识到时间的流逝。

那干吗还要为世事烦恼？干吗要成为知名小说家？干吗要交账单、剃腿毛、吃充足的蔬菜？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，唯一明智的选择便是现在就一枪毙了自己。可然后呢？我热爱这个宇宙，尤其是那些我基本能理解的各种美妙的点滴，如相对论、万有引力、

上夸克和下夸克、进化论、波动函数；但我还没有对它迷恋到想要活过它的自然末日，和所有人一起被连到一台“宇宙生命维持机”上，然后被困在某种昏迷中寸步难行。我曾被告知——最近又再次被提醒——我将一无所有。可我要那样的一个天堂干吗？永生就像是嫁给你自己，而且永远不能离婚。

* * *

我们走下三十一级石阶，来到了街上。经过转角处雷格的商店后，我和贝丝穿过市集广场。整个广场如同荒原般毫无生气，只有一只海鸥不停地啄着地上的薯片袋，发出“嗒、嗒、嗒”的声响，像一挺孤独的机关枪。经过米勒熟食店附近的骑楼时，贝丝紧紧挨着墙壁。一到皇家大道花园，她就停下来撒尿。一切似乎都关闭了，破碎了，死去了，冬眠了。室外舞台空空如也，喷泉也干涸了。棕榈树在风中簌簌抖动。空气中弥漫着咸味和一股类似海藻的气味。越是靠近河边，这气味就越强烈。四下无人。天色渐渐变暗，对岸金斯韦尔的天空慢慢形成了一种糊状的颜色，混合着绿色、棕色和紫色，像是苹果皮的颜色。风从海上吹来，停在水面上的小船随风晃动，如同被施了魔法，发出幽灵般的声响。

我戴上防风衣的帽子，贝丝四处嗅着。她喜欢先一一问候北岸河堤的所有长椅，然后绕着游艇停泊处走一圈，最后经过加冕公园回家。她在冬天总是走得很慢，还经常犯困。在家的时候我常常发现她蜷成一团躲在床单里，像是随时准备要冬眠。不过出门的时候她还是会沿着以往的路线散步。每天穿过加冕公园时，我们都会停

下来看看那个神秘的建筑工地。去年秋天，莉比从编织小组的老玛丽那儿听说，这里将兴建一个小型石头曲径。这曲径会建在一块高高的草坪上，在那儿可以将河景尽收眼底，草坪也会经过精心设计。可直到现在，这儿都还只是个洞。这个项目由地方议会拨款，因为有研究表明，建造这个曲径可以帮助大家平静身心。达特茅斯是一个安静的港口城市，人们来这里退休、等死、写小说，或是安静地开一家小店。这里唯一需要平静的人，是皇家海军学院的学生，但他们永远不会来这个曲径。我最担心的是，建筑工人会砍掉我最爱的那棵树，因此我几乎每天都会过来检查，看它是不是还在那里。风呼啸着吹过公园，建筑工地上的临时塑料围栏在风中拍打，我匆匆看了一眼我的树，催促贝丝赶快离开工地，然后走回了河堤。这个二月寒冷、严酷，令人厌恶，我只想快点回家躺床上，虽然家里并不比室外暖和多少，而且屋内潮湿的空气会让我喘个不停。贝丝显然也想早点回家。我想象着她和我一起窝在被窝里，进入冬眠。

周围仍然一个人也没有。也许过去的几个月以来，我一直在为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苦恼。也许他再也不会来了。也许他从没来过。

海尔渡轮从河的上游朝达特茅斯驶来，发动机不停地发出突突的声响。渡轮上只有一辆车，车灯在黑暗中闪烁，可能是莉比的车。河面上有东西在叮叮作响。我站在那里等待莉比，同时扫视着河面上的船只，我不是在寻找他。听着那“叮叮”的声响，我不禁疑惑它为何显得如此鬼魅。我将手伸进防风衣内侧的口袋。我早就知道那里有什么：一张小纸片，上面写着一个我已经能背出来的电邮地址，还有一个带有吸管的棕色药瓶。瓶子里剩下最后一点

花精油。这花精油是朋友薇几个星期前调给我的。前些日子，我、薇还有她的男友弗兰克一起去了他们在苏格兰的度假小屋，我们在那里过了圣诞节，当时克里斯托弗去了布莱顿。但后来事情弄僵了，薇不再跟我说话。所以事实上，我现在前所未有地孤单。但其实也还好，我有房子住，有男朋友，还有贝丝，这些已经足够了。我还有这瓶花精油，它很管用。瓶子的标签上，薇的字迹还依稀可辨：龙胆花，冬青，角树，甜栗，野燕麦，野玫瑰。我滴了几滴在舌尖，感觉到瞬间的温暖。

几分钟后渡轮靠岸了。摇板放下的时候发出砰的一声巨响，船门打开了，唯一的那辆汽车开了出来，驶向河堤。果然是莉比的车。我挥了挥手。两年前，莉比和她的丈夫鲍勃关掉了逐渐走下坡路的漫画书店，开始经营米勒熟食店。他们卖各种东西，包括未经巴氏消毒的奶酪、鹅脂、柠檬挞、自制沙拉、浮木雕塑品，以及他们自己或是朋友织的披肩和毯子。我也会做些果酱、橘皮果冻拿去他们店里卖，在写作之余赚点儿外快。我经常在冬天的早晨去他们店里拿我最爱的午餐饭盒：一盒腌制的大蒜，一些鱼酱，半个法式长面包。莉比开得很慢，车窗大开着，她的头发在风中乱飞。一看见我，她就停下了车。莉比穿着牛仔裤和紧身T恤，身上裹着一条红色的手织披肩，寒冷的二月似乎完全拿她没办法，而她也好像从来没戴过厚眼镜，也从没穿过印有恐怖片主角头像的肥大上衣似的。

“梅格，操。感谢老天。克里斯托弗不在这儿，是吧？”

“当然不在。”我说，“没别人。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不冷吗？”

“不冷。我肾上腺素分泌过多了。我彻底完蛋了。我可不可以说我在你那儿的？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今天。一整天。还有昨天晚上。鲍勃昨天提早回来了。你能相信吗？盖特维克的机场跑道太滑了，他的航班改降在埃克塞特！”

“你跟他说过话了？”

“还没，但是他发了短信。本来他会在飞机到达盖特维克的时候给我短信，那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回家换衣服、收拾屋子，让他看不出来我没在家住。所以我听到短信铃声的时候，认定是鲍勃从盖特维克发来的——时间差不多——可当时我跟马克在床上，所以没立刻看短信。你想，从下飞机到离开机场要半个小时，从机场到维多利亚要半个小时，从维多利亚到帕丁顿要二十分钟，从帕丁顿到托特尼斯去取汽车要三个小时，拿到汽车开回家要二十分钟。所以我一点都不慌。可当我看手机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又发了一条短信说‘半个小时后见’。接着又是一条问我在哪里，是否还好。我差点儿心脏病发了。”

莉比跟马克好上了。马克是一个生活混乱的家伙。他住在一个叫彻斯顿的村子里，在托贝的那条河边。马克曾经一贫如洗，后来他从祖父那儿继承了一栋海滩棚屋。他住在这海滩棚屋里，吃鱼，在船坞和码头找各种散工做。他正在存钱，准备开一间自己的船舶设计公司，但是莉比说他还早着呢。周一至周五莉比通常和鲍勃在熟食店工作，剩下的时间，鲍勃玩电吉他或者算账，而她，就学习编织越来越复杂的图案，或用深红色墨水给马克写情书。她捏造了一个读书小组，告诉鲍勃她每周五晚上都要去彻斯顿图书馆参加小组活动。周三的编织小组上她也会见到马克，不过在那儿更麻烦，